

台 湾 言 情 小 说 新 作

叶 湘



爱在心中难开口



爱在心中难开口

叶 湘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在心中难开口、台湾叶湘著·敦煌文艺出版社，
2002.10

ISBN 7-80013-232-

I.叶… II.爱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爱在心中难开口

叶 湘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80013-232- /I·237

定价:9.80 元

爱在心中难开口

这男人真是狂傲得很，
不仅当她是脱衣舞娘，
免费看她一场内衣秀，
还直言无讳的说要她，
花花公子的话能相信，
母猪也会上树啦！

从不知道女人可以如此拗，
他不过是爱在心里口难开，

「……再这样坚持下去也不是办法！」他说。

「那你想怎么样？」她说……。

叶

湘

著

第一章

桑亦筑像以往一样从容地走上舞台，当她的眼角不经意地瞄到坐在角落的那个男人时，她的脑中立刻闪过一信念头：他必定是钰扬所说的那个“无血无泪”的男人，而她觉得钰扬形容得一点都没错。

只见他充满性感的嘴唇接着一抹嘲弄人的讥笑，黑色深邃的眼睛流露出傲慢轻蔑的神色冷冷地盯着她瞧，但是桑亦筑并不感到恐惧。

在这烟雾弥漫的高级夜总会中，赣白色的聚光灯掠过黑暗的室内凝聚夜她身上，照出她修长的双腿，几声赞美的口哨由四座传来。

桑亦筑背靠着钢琴；眼光斜瞥德利，向他示意可以开始演奏了，德利微笑着朝她眨眨眼。

在序曲演奏之时，她的眼神又悄悄瞟向坐在角落的男人身上，和她早有了长期默契的德利，一见她的眼色，立刻转头往同一个方向望去，当他看到那个眼神冰冷的男人时，他英俊的脸上不禁浮现一抹焦虑的神色。

亦筑所唱的歌曲，多数是德利为她作的，它们富有创作精神与温柔浪漫的曲调，不但性感，还具有吸引人的幽默，也使得他们这个组合在夜总会里倍受欢迎。不

可讳言，德利确实有音乐才华，可惜他的才能因为漫不经心的态度而折损，他的作品常使人觉得过于轻浮，使他无法在台湾音乐界崭露头角。

“那家伙是个骗徒。”夜总会的经理马丁常这样批评德利，但马丁的意思与其说是厌恶，倒不如说是替德利感到悲哀。德利本人虽然玩世不恭，但他毕竟是一个极具魅力的男子，仍受到人们的喜爱；他清澈的眼珠时常露出笑意，心血来潮时，对人也亲切有礼，经常流露出由衷的体贴之情。

但是亦筑觉得德利之所以抑郁不得志，关键不在于他的缺点，只能归咎于他的运气不好罢了。

一曲既罢，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，亦筑曲回礼的时候，微笑地凝望孟钰扬，他依然坐在最前排，明亮的因瞪无限爱慕地注视着亦筑，丝毫未发觉他的父亲已来到夜总会，正坐在角落的桌子。把一切看进眼底。

德利站起身假近桑亦筑，两人手挽手，向大家鞠躬致敬，然后在灯光转暗时离开舞台。

一进后台，德利就迫不及待地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那孩子走到哪里都有人监视他，因为他将来的财产多得数不清，所以，孟克雷绝不允许他儿子做他不知道的事情。”

“我们不要再谈他了，德利。”亦筑坐在化妆台前，

开始卸妆。

“那孩子价值好几十亿台币，而他又对你着迷得要命，每天晚上坐在前排看你，整个人像失了魂似的，这样的财神爷你竟然轻易地让他溜走，可真令我猜不透。”

桑亦筑轻轻地拿下假睫毛。“德利，那孩子才十七岁，还不能理智思考，我承认他很可爱，但别忘了，他比我少了八岁，对我来说他实在太年轻了。”她的黑眸闪现笑意。“可怜的钰扬，我不懂他为什么偏偏爱上我？其实再过几年，他就会变成一位英俊有为的青年，现在只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一杨梦，十七岁的慕情，如此而已。

“他的梦中情人是你。”德利再次强调。“你不也很喜欢孩子吗？我看你对他微笑的样子就知道了，只要你稍微暗示一下，我敢打赌他马上就会向你求婚。”

德利不仅是个梦想家，更是个天生的赌徒，几年辛苦赚来的钱全花在赌轮盘及扑克牌上，因为他极渴望能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得到一笔横财。所以当他初次见到孟钰扬陷入夜总会，就立刻看出孟钰扬的身分，也知道他为什么常来这里。

“我当然喜欢钰扬，当地用那种眼光看我时，我承认我心中很感动，我觉得他是个可爱的孩子，但是我无意‘诱拐’他跟我结婚。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。”桑亦

筑不悦地回道，深为这个话题感到厌烦，于是站了起来。“请你出去一下，我要换衣服了。”

“你真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。”

德利气冲冲地离开后，亦筑如释重负地脱下华丽的舞台礼服，将它挂回衣橱内。仅穿着贴身内衣。

突然，门口传来“喀喳”一声，亦筑惊讶地回头。

她黑亮的长发在转头之间反射出无数亮丽的光芒。

门外，站着一位高大的男人，他宽厚的肩膀仿佛已将整个房门塞满，亦筑不胜诧异地呆瞪着他，他身上那袭合身的西装，显示出自名家之手，衬得他更加伟岸；而他俊毅的脸庞上有着迷人的嘴唇和锐利如刀刃的精眸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“先生，我换衣服的时候，能否请到外面等一下？”

亦筑既气愤又羞窘地以双手遮住身体。

那男人微微冷笑，使亦筑觉得一股痛、意换地窜过背脊。他大跨步地走进房内，不理亦筑的要求，顺手把门关上。

亦筑发觉他那充满侮蔑的眼睛，毫不掩筋朗葛视着她几近赤裸的身躯，亦筑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；无奈之下，馆转身取出睡袍，迅速穿上，并用力束紧腰带，才气呼呼地抬头瞪他。“我不是告诉过你‘请’你出去吗？”

那男人再度以嘲弄的眼光看她，嘴角挂着讥讽的笑容。“我儿子比我想像的更亮眼光。”

我句侮辱性的赞美虽使人生气，但亦却不得不承认他低沉的嗓音深具磁性，相当吸引人。“在我更衣时，除了工作人员外，此地禁止闲杂人等擅自闯入。”她的声音里有恼怒与不安。

“你引诱我儿子上床，该不会是免费供应的吧？”

“你……你好大的胆，你以为你是谁？竟然说出这种话来！”亦筑气红了双颊。可怜的钰扬，居然有这种混蛋父亲。

“哦！还真会装蒜，好吧！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孟克雷，是钰扬的父亲，现在郑重向你请教——你和我儿子上床，到底应该如何计算费用？”孟克雷椰榆的口气咄咄逼人。

“你……”亦筑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浑身发抖。“我跟你儿子只不过是……普通朋友罢了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是免费供应罗！”孟克雷逼近一步，大手搜住她小巧的下巴，双眸危险地眯了起来。“不过，免费有时候比付费来得可怕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和钰扬真是只是普通朋友。”

孟克雷冷哼一声。“谁不知道你心里在算计什么！”

“滚！滚！我不要再看到你！”亦筑气得脸色苍白，拒绝再跟这种侮辱人的浑球说话。她虽然在夜总会“卖唱”，但并不代表她人尽可夫。

孟克雷的黑眸盯了她一会儿，才坚决地开口：“我会再回来找你的。”

说完他就转向扬长而去。

桑亦筑之所以认识孟钰扬，是因为他连续两个礼拜都陪着一位年轻少女，坐在舞台前的第一张桌子，这才引起亦筑的注意。

亦筑在别人眼中是个亮丽精致的美女，在这家夜总会登台以来，每天不乏有许多献殷勤的男士在追求她，不过亦筑十分洁身自爱，并不随便跟任何人出去应酬，同时她又和堂兄德利一起赁屋而住，因此环境更显得单纯……

有一次，钰扬带来的小美女喝醉了，当亦筑在台上唱歌时，女孩肆无忌惮地笑着、闹着、喊着，引来邻座客人侧目不已。

当时亦筑专心地唱歌，并未受到他们的影响，但是等到她退回后台后，钰扬却跑来为他同伴的失礼道歉，那时德利正在一旁喝啤酒，他对这惶恐的少年露了最亲切的笑容，使亦筑讶异得差一点说不出话来。因为德利对那些穿着不合身、正在发育期的青少年，总是极尽挖

苦之能事，但对这少年，他不但把女孩胡闹无礼之事放到一旁不管，还亲切地招呼钰扬，然后识相地离开后台。

那少年短短的黑发带点松曲，明亮的眼睛热切地看着亦筑，对她说他叫孟钰扬。

从他那高瘦的骨架，可预见将来他必定是个修长健美的青年，但现在的他仍只是一个无法自制、冲动笨拙的小男孩，而他那泛红的面颊、痴迷的眼光和沙哑不自然的声音，都显示同这漂亮的少年已完全被她迷住了。

亦筑在复杂的夜总会讨生活，早就习惯男人带有暗示性的赞美目光，但面对这手足无措的少年，迎视他天真无邪的眼中流露的诚挚的热情时，亦筑倍觉珍贵与感动。

“那个伴奏者是你的……丈夫吗？”钰扬问。

“不！他是我的堂兄。”亦筑一脸温暖的微笑。“我八岁时双亲先后过世，德利的父母好心地收养我，因此我们是一起长大的，我们的关系与其说是堂兄妹，不如说是兄妹来得恰当。”

听了她的解释，钰扬的眼睛霎时明亮起来，充满希望地问：“你喜欢他吗？”

“是呀！我非常喜欢德利。”亦筑大方地坦承，如果她不喜欢德利，就不会跟他佐在同一间公寓。“钰扬，

你有兄弟姊妹吗？”

瞬间，钰扬脸上掠过一抹暗影。“没有！我是独生子。”

“你的父母怎么会让你来夜总会这种地方？”亦筑的口吻不自觉地有些严肃。

钰扬的脸色逐渐涨红起来，“我的父亲大多时候都待在美国处理生意，母亲在几年前就去世。”顿了一下，他迅速改变话题：“你当歌手多久了？”

“我十八岁开始到各餐厅唱歌；养活自己。”亦筑缓缓地回答着，注意到钰扬清亮澄澈的眼神仿佛要问什么，但又怕失礼一样，她微微一笑，温柔地加上一句：“我已经二十五岁，你呢？”

钰扬似乎有意要谎报年龄，却犹豫着说法出来，看到他欲言又止的神情，亦筑心中不禁涌起土股奇妙的同情心；自那时候起，她就解除了对他的防备。

“我已经二十岁了。”钰扬终于勉强说着。

亦筑强忍到嘴的笑意，俏皮地朝他眨眨眼睛，“说实话，不许骗我，让我来猜猜看，你大概是十八岁吧！”

一瞬间，钰扬脸上涌起恼羞成怒的表情，但随即又转为羞涩，他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是的，我快十八岁了。”

“嗯，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。”亦筑其实是睁眼说

瞎话，因为，她发觉钰扬是个急于成长、而又容易受到伤害的少年。

钰扬站起来，眼光无意识地落在鞋尖上，良久，才用低哑的唐突地开口：“你能不能和我一起用餐？”

亦筑迟疑地搜索委婉的拒绝言辞，却见钰扬的脸色转趋紧张，便脱口而出：“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何不到我家来跟我们一起吃饭？我很会做菜，你来了，我一定用最拿手的好菜招待你，不但经济也营养，而且又不费事。”

“哇！谢谢你。”钰扬眼中闪动着的兴奋的光彩；匆匆地谢了她，就急忙地跑出去；但不到一会儿又慌张地跑回来，红着跑道：“我应该什么时候去找你比较好？还有，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明天，德利与我住在松山的一栋公寓内。”亦筑说着，随手把住址写下来交给他。“请在十二点以后来，不要友早，因为费掏都是夜猫子，很晚才会起床。”

钰扬走后，亦筑就把此事告诉德利，她原以为德利会非常生气，却没料到反而露出喜悦的神情。青椒炒牛肉？不，那不够好，青椒炒牛肉显现不出你的烹怪技巧，一定要多做几道更好吃的菜！”

亦筑皱起眉头，疑惑地瞧着德利，“你为什么这么高兴？”

“难道你不知道那孩子是谁吗？”德利笑着反问她。

“我只知道他叫钰扬，至于她姓什么，我并没有问他。”亦筑无所谓地耸耸肩。

“他是资讯界大亨孟克雷的独生子，亿万富翁的继承人。亦筑，你再怎么寡闻，也应该听说过那个名列全球二十大企业的‘孟氏集团’吧？它可是从我们台湾发迹，然后扩展到全世界的集团哦！”德利郑重其事的宣布。

亦筑的胸色倏地转为雪白，她跌坐在椅子上，喃喃说道：“钰扬是孟克雷的儿子？”这消息实在太过惊人，没想到钰扬这样上流阶级的小孩会涉足台湾的夜总会，在德利告诉她之前，她作梦也不会把钰扬跟“孟氏集团”联想在一起。“钰扬拥有数不清的财富，我却打算招待他到家里来吃饭？德利，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？”

“我以为你认识他，他们父子的照片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上，因为‘孟氏集团’是台湾之光，所以媒体常报导有关他们的新闻。”

亦筑当然看过他们父子的新闻，不过并没有多大的留意，在她朦胧的印象中，只记得孟克雷是国际性的花花公子，经常坐在私人喷射机土，往来于世界各地，同时在记者笔下，他更是个冷酷无情的大企业家以及传奇人物。但不管记者们把哪一种引人注目的称号冠在他身

上，对亦筑而言，孟克雷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物。

“算了，别说那么多，钰扬不可能来的，他只是捉弄我而已。”

“我敢保证他一定会来。”德利斩钉截铁地道：“你已经成了他的梦中情人，他怎么可能不来？瞧他看你的模样，眼光热烈地盯在你身上，久久无法移开，我相信不久他就会爱上你；到时，即使你要钻石项链也是轻而易举的事。”

亦筑霍地站了起来，美丽的眼阵冒出怒火来，“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你明知道我不是那种人。”

“亦筑，你别傻了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，你千万不能随便放弃。”德利的脸上露出焦躁与心急。

“为了你，孟钰扬那傻小子一定什么都愿意做；你正好可以趁此机会大捞一笔呀！”

“你再说下去，我就不原谅你了。”

德利突然抓住亦筑的肩膀，强迫她看着镜子，“你好好看一下你自己，亦筑，你是个少见的大袭人，即使穿着牛仔裤也掩不住挥身的性感，你要好好利用自己与生俱来的腿力，不要糟蹋了它，难道你以为守佐自己的贞操，就能等到真爱吗？”他早就对亦筑过于保守的性观念感到不满，如果她肯稍稍牺牲一点，她早已是台湾最闪亮的明星了。

亦筑那黑水晶般的瞳眸在镜中与德利的双眼相对。

“这是我的事，请你不要管，德利。”

她平静的回答使德利大为扫兴，只能不快地看着她。

接下来的时间，德利继续锲而不舍地说服她，一直拿相同的话题来烦她，使亦筑觉得如果他再听到有关钰扬所拥有的财富的事，她一定会疯掉。

隔天。

钰扬准时在十二点整就来了，他穿着雪白的长裤与同色的T恤，亦筑一开门，他就以极其笨拙的姿势，把手上的一束玫瑰花送给她。

德利一反常态，殷勤地为钰扬准备饮料，请他吃点心，但钰扬对他异常的谄媚却视而不见，当亦筑由客厅走进厨房准备午餐时，他的眼光一直迷恋地追随她，并且对她所烹调的四菜一汤赞赏有加，频频赞美她的烹铁技巧，同时也捧场地吃光光。

在这一段时间，德利只是以他锐利的目光，暗中观察亦筑与钰扬的相处情形。

对于他这种表现，亦筑实在是又气又恼，等到德利藉故离去，留下她和钰扬独处时，她才松了一口气，同时她也感觉到钰扬的脸色突然明朗起来。

整个下午，她与钰扬一边听音乐，一边闲聊，轻松

愉快地度过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光。亦筑虽未问过他，但钰扬却主动把他成长的过程告诉她，因为英国的大学现在正放暑假，所以他父亲把他送回台湾来，全由他的奶奶看管。

“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你可以多陪陪你奶奶，你父亲真是聪明。”

钰扬的脸以突然黯淡下来。“我父亲是天底下最无情无义的人。”

亦筑闻言不禁屏息，她活了这么大年纪，还没有听过世上有人如此形容自己的父亲，她怒火中烧地正想质问他，却见钰扬抬起头看着她，黯黯的眸子里浮现出感伤的神色，亦筑只好把已溜到嘴边的话吞下去，心里对钰扬的关心又多了几分。

之后亦筑与钰扬相偕到公园散步，在公园的游乐风施里，他们高兴地溜滑梯、开心地玩闹着，直到黄昏，亦筑才催钰扬早点回家，免得他奶奶担心。

亦筑一回到公寓，德利就上前打趣道：“怎么？你改变主意了吧？”

“不，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德利，如果你对那孩子打什么歪主意，以后我就不理你了。”亦筑很喜欢钰扬这年轻人，不想让他的感情受到伤害。

听到她义正辞严的话语，德利整个人楞住了，这是